非攻

鲁迅

子夏（1）的徒弟公孙高〔2〕来找墨子〔3〕，已经好几回了，总是不在家，见不着。大约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罢，这才恰巧在门口遇见，因为公孙高刚一到，墨子也适值回家来。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。

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，眼睛看着席子〔5〕的破洞，和气地问道:

"先生是主张非战的?"

"不错!"墨子说。

"那么，君子就不斗么?"

"是的!"墨子说。

"猪狗尚且要斗，何况人……"

"唉唉，你们儒者，说话称着尧舜，做事却要学猪狗，可怜，可怜!"〔6〕墨子说着，站了起来，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，一面说:"你不懂我的意思……"

他穿过厨下，到得后门外的井边，绞着辘轳，汲起半瓶井水来，捧着吸了十多口，于是放下瓦瓶，抹一抹嘴，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:

"阿廉〔7〕!你怎么回来了?"

阿廉也已经看见，正在跑过来，一到面前，就规规矩矩的站定，垂着手，叫一声"先生"，于是略有些气愤似的接着说:

"我不干了。他们言行不一致。说定给我一千盆粟米的，却只给了我五百盆。我只得走了。"

"如果给你一千多盆，你走么?"

"不。"阿廉答。

"那么，就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，倒是因为少了呀!"

墨子一面说，一面又跑进厨房里，叫道:

"耕柱子〔8〕!给我和起玉米粉来!"

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，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。

"先生，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?"他问。

"对咧。"墨子说。"公孙高走了罢?"

"走了，"耕柱子笑道。"他很生气，说我们兼爱无父，像禽兽一样。"〔9〕

墨子也笑了一笑。

"先生到楚国去?"

"是的。你也知道了?"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，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，点起枯枝来沸水，眼睛看火焰，慢慢的说道:"我们的老乡公输般〔10〕，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，兴风作浪的。造了钩拒〔11〕，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，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，要耸恿楚王攻宋去了。宋是小国，怎禁得这么一攻。我去按他一下罢。"

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，一柄破铜刀，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，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，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。衣服却不打点，也不带洗脸的手巾，只把皮带紧了一紧，走到堂下，穿好草鞋，背上包裹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从包裹里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。

"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?"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。

"总得二十来天罢，"墨子答着，只是走。

二、

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，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，觉得脚底上很发热，停下来一看，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，脚上有些地方[起茧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9168199-9501398.html)，有些地方起泡了。〔12〕他毫不在意，仍然走;沿路看看情形，人口倒很不少，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，却到处存留，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。走了三天，看不见一所大屋，看不见一颗大树，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，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，就这样的到了都城〔13〕。

城墙也很破旧，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;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，像是有人淘掘过，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。

"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，"墨子想。细看那些钓鱼人，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。

他决计穿城而过，于是走近北关，顺着中央的一条街，一径向南走。城里面也很萧条，但也很平静;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，然而并不见买主，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;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。

"这模样了，还要来攻它!"墨子想。

他在大街上前行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，也没有什么异样。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，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，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，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，竟并不觉得特别，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，无衣无食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。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，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，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。

当墨子走得临近时，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，大叫道:

"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!我们都去死!"〔14〕

墨子知道，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。

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，匆匆的出了南关，只赶自己的路。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，歇下来，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，起来仍复走。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，穿不住了，包袱里还有窝窝头，不能用，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，包了脚。不过布片薄，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脚底，走起来就更艰难。到得下午，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树下，打开包裹来吃午餐，也算是歇歇脚。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，推着很重的小车，向这边走过来了。到得临近，那人就歇下车子，走到墨子面前，叫了一声"先生"，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，喘着气。

"这是什么?"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，便问。

"是沙，防云梯的。"

"别的准备怎么样?"

"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，灰，铁。不过难得很:有的不肯，肯的没有。还是讲空话的多……"

"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，又在玩一股什么'气'，嚷什么'死'了。你去告诉他:不要弄玄虚;死并不坏，也很难，但要死得于民有利!"

"和他很难说，"管黔敖怅怅的答道。"他在这里做了两年官，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……"

"禽滑厘呢?"

"他可是很忙。刚刚试验过连弩〔15〕;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，所以遇不着先生。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?"

"不错，"墨子说，"不过他听不听我，还是料不定的。你们仍然准备着，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。"

管黔敖点点头，看墨子上了路，目送了一会，便推着小车，吱吱嘎嘎的进城去了。

三、

楚国的郢城〔16〕可是不比宋国:街道宽阔，房屋也整齐，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，雪白的麻布，通红的辣椒，斑斓的鹿皮，肥大的莲子。走路的人，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，却都活泼精悍，衣服也很干净，墨子在这里一比，旧衣破裳，布包着两只脚，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。

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块广场，摆着许多摊子，拥挤着许多人，这是闹市，也是十字路交叉之处。墨子便找着一个好像士人的老头子，打听公输般的寓所，可惜言语不通，缠不明白，正在手真心上写字给他看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大家都唱了起来，原来是有名的赛湘灵已经开始在唱她的《下里巴人》〔17〕，所以引得全国中许多人，同声应和了。不一会，连那老士人也在嘴里发出哼哼声，墨子知道他决不会再来看他手心上的字，便只写了半个"公"字，拔步再往远处跑。然而到处都在唱，无隙可乘，许多工夫，大约是那边已经唱完了，这才逐渐显得安静。他找到一家木匠店，去探问公输般的住址。

"那位山东老，造钩拒的公输先生么?"店主是一个黄脸黑须的胖子，果然很知道。"并不远。你回转去，走过十字街，从右手第二条小道上朝东向南，再往北转角，第三家就是他。"

墨子在手心上写着字，请他看了有无听错之后，这才牢牢的记在心里，谢过主人，迈开大步，径奔他所指点的处所。果然也不错的:第三家的大门上，钉着一块雕镂极工的楠木牌，上刻六个大篆道:"鲁国公输般寓"。

墨子拍着红铜的兽环〔18〕，当当地敲了几下，不料开门出来的却是一个[横眉怒目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362355-2498066.html)的门丁。他一看见，便大声的喝道:

"先生不见客!你们同乡来告帮〔19〕的太多了!"

墨子刚看了他一眼，他已经关了门，再敲时，就什么声息也没有。然而这目光的一射，却使那门丁安静不下来，他总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只得进去禀他的主人。公输般正捏着曲尺，在量云梯的模型。

"先生，又有一个你的同乡来告帮了……这人可是有些古怪……"门丁轻轻的说。

"他姓什么?"

"那可还没有问……"门丁惶恐着。

"什么样子的?"

"像一个乞丐。三十来岁。高个子，乌黑的脸……"

"阿呀!那一定是墨翟了!"

公输般吃了一惊，大叫起来，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，跑到阶下去。门丁也吃了一惊，赶紧跑在他前面，开了门。墨子和公输般，便在院子里见了面。

"果然是你。"公输般高兴的说，一面让他进到堂屋去。

"你一向好么?还是忙?"

"是的。总是这样……"

"可是先生这么远来，有什么见教呢?"

"北方有人侮辱了我，"墨子很沉静的说。"想托你去杀掉他……"

公输般不高兴了。

"我送你十块钱!"墨子又接着说。

这一句话，主人可真是忍不住发怒了;他沉了脸，冷冷的回答道:

"我是义不杀人的!"

"那好极了!"墨子很感动的直起身来，拜了两拜，又很沉静的说道:"可是我有几句话。我在北方，听说你造了云梯，要去攻宋。宋有什么罪过呢?楚国有余的是地，缺少的是民。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，不能说是智;宋没有罪，却要攻他，不能说是仁;知道着，却不争，不能说是忠;争了，而不得，不能说是强;义不杀少，然而杀多，不能说是知类。先生以为怎样?……"

"那是……"公输般想着，"先生说得很对的。"

"那么，不可以歇手了么?"

"这可不成，"公输般怅怅的说。"我已经对王说过了。"

"那么，带我见王去就是。"

"好的。不过时候不早了，还是吃了饭去罢。"

然而墨子不肯听，欠着身子，总想站起来，他是向来坐不住的〔20〕。公输般知道拗不过，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王;一面到自己的房里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来，诚恳的说道:

"不过这要请先生换一下。因为这里是和俺家乡不同，什么都讲阔绰的。还是换一换便当……"

"可以可以，"墨子也诚恳的说。"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……只因为实在没有工夫换……"

四、

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，一经公输般绍介，立刻接见了，用不着费力。

墨子穿着太短的衣裳，高脚鹭鸶似的，跟公输般走到便殿里，向楚王行过礼，从从容容的开口道:

"现在有一个人，不要轿车，却想偷邻家的破车子;不要锦绣，却想偷邻家的短毡袄;不要米肉，却想偷邻家的糠屑饭:这是怎样的人呢?"

"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。"楚王率直的说。

"楚的地面，"墨子道，"方五千里，宋的却只方五百里，这就像轿车的和破车子;楚有云梦，满是犀兕麋鹿，江汉里的鱼鳖[鼋鼍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32950-5568318.html)之多，那里都赛不过，宋却是所谓连雉兔鲫鱼也没有的，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饭;楚有长松[文梓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287568-5521948.html)榆木豫章，宋却没有大树，这就像锦绣的和短毡袄。所以据臣看来，王吏的攻宋，和这是同类的。"

"确也不错!"楚王点头说。"不过公输般已经给我在造云梯，总得去攻的了。"

"不过成败也还是说不定的。"墨子道。"只要有木片，现在就可以试一试。"

楚王是一位爱好新奇的王，非常高兴，便教侍臣赶快去拿木片来。墨子却解下自己的皮带，弯作弧形，向着公输子，算是城;把几十片木片分作两份，一份留下，一份交与公输子，便是攻和守的器具。

于是他们俩各各拿着木片，像下棋一般，开始斗起来了，攻的木片一进，守的就一架，这边一退，那边就一招。不过楚王和侍臣，却一点也看不懂。

只见这样的一进一退，一共有九回，大约是攻守各换了九种的花样。这之后，公输般歇手了。墨子就把皮带的弧形改向了自己，好像这回是由他来进攻。也还是一进一退的支架着，然而到第三回，墨子的木片就进了皮带的弧线里面了。

楚王和侍臣虽然莫名其妙，但看见公输般首先放下木片，脸上露出扫兴的神色，就知道他攻守两面，全都失败了。

楚王也觉得有些扫兴。

"我知道怎么赢你的，"停了一会，公输般讪讪的说。"但是我不说。"

"我也知道你怎么赢我的，"墨子却镇静的说。"但是我不说。"

"你们说的是些什么呀?"楚王惊讶着问道。

"公输子的意思，"墨子旋转身去，回答道，"不过想杀掉我，以为杀掉我，宋就没有人守，可以攻了。然而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，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，在宋城上，等候着楚国来的敌人。就是杀掉我，也还是攻不下的!"

"真好法子!"楚王感动的说。"那么，我也就不去攻宋罢。"

五、

墨子说停了攻宋之后，原想即刻回往鲁国的，但因为应该换还公输般借他的衣裳，就只好再到他的寓里去。时候已是下午，主客都很觉得肚子饿，主人自然坚留他吃午饭--或者已经是夜饭，还劝他宿一宵。

"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，"墨子说。"明年再来，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。"〔21〕

"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?"公输般道。"[劳形苦心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359014-2494634.html)，扶危济急，是贱人的东西，大人们不取的。他可是君王呀，老乡!"

"那倒也不。丝麻米谷，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，大人们就都要。何况行义呢。"〔22〕

"那可也是的，"公输般高兴的说。"我没有见你的时候，想取宋;一见你，即使白送我宋国，如果不义，我也不要了……"

"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国了。"墨子也高兴的说。"你如果一味行义，我还要送你天下哩!"〔23〕

当主客谈笑之间，午餐也摆好了，有鱼，有肉，有酒。墨子不喝酒，也不吃鱼，只吃了一点肉。公输般独自喝着酒，看见客人不大动刀匕，过意不去，只好劝他吃辣椒:

"请呀请呀!"他指着辣椒酱和大饼，恳切的说，"你尝尝，这还不坏。大葱可不及我们那里的肥……"

公输般喝过几杯酒，更加高兴了起来。

"我舟战有钩拒，你的义也有钩拒么?"他问道。

"我这义的钩拒，比你那舟战的钩拒好。"墨子坚决的回答说。"我用爱来钩，用恭来拒。不用爱钩，是不相亲的，不用恭拒，是要油滑的，不相亲而又油滑，马上就离散。所以互相爱，互相恭，就等于互相利。现在你用钩去钩人，人也用钩来钩你，你用拒去拒人，人也用拒来拒你，互相钩，互相拒，也就等于互相害了。所以我这义的钩拒，比你那舟战的钩拒好。"〔24〕

"但是，老乡，你一行义，可真几乎把我的饭碗敲碎了!"公输般碰了一个钉子之后，改口说，但也大约很有了一些酒意:他其实是不会喝酒的。

"但也比敲碎宋国的所有饭碗好。""可是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。老乡，你等一等，我请你看一点玩意儿。"

他说着就跳起来，跑进后房去，好像是在翻箱子。不一会，又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只木头和竹片做成的喜鹊，交给墨子，口里说道:

"只要一开，可以飞三天。这倒还可以说是极巧的。"

"可是还不及木匠的做车轮，"墨子看了一看，就放在席子上，说。"他削三寸的木头，就可以载重五十石。有利于人的，就是巧，就是好，不利于人的，就是拙，也就是坏的。"〔25〕

"哦，我忘记了，"公输般又碰了一个钉子，这才醒过来。"早该知道这正是你的话。"

"所以你还是一味的行义，"墨子看着他的眼睛，诚恳的说，"不但巧，连天下也是你的了。真是打扰了你大半天。我们明年再见罢。"

墨子说着，便取了小包裹，向主人告辞;公输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，只得放他走。送他出了大门之后，回进屋里来，想了一想，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里。

墨子在归途上，是走得较慢了，一则力乏，二则脚痛，三则干粮已经吃完，难免觉得肚子饿，四则事情已经办妥，不像来时的匆忙。然而比来时更晦气:一进宋国界，就被搜检了两回;走近都城，又遇到募捐救国队〔26〕，募去了破包袱;到得南关外，又遭着大雨，到城门下想避避雨，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，淋得一身湿，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。

一九三四年八月作。

注:

(1)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。

(2)子夏姓卜名商，春秋时卫国人，孔丘的弟子。

(3)公孙高古书中无可查考，当是作者虚拟的人名。

(4)[墨子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69030-27265901.html)(约前468-前376)名翟，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，曾为宋国大夫，我国古代思想家，[墨家学派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690167-2840442.html)的创始者。他主张"兼爱"，反对战争，具有"摩顶放踵，利天下，为之"(孟轲语)的精神。他的著作有流传至今的《墨子》共五十三篇，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记述的。

(5)席子我国古人席地而坐，这里是指铺在地上的座席。按墨翟主张节用，反对奢侈。在《墨子》一书的《辞过》、《节用》等篇中，都详载着他对于宫室、衣服、饮食、舟车等项的节约的意见。

(6)墨翟和子夏之徒的对话，见《墨子·耕柱》:"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:'君子有斗乎?'子墨子曰:'君子无斗。'子夏之徒曰:'狗豨犹有斗，恶有士而无斗矣!'子墨子曰:'伤矣哉!言则称于汤、文，行则譬于狗豨，伤矣哉!'"

(7)阿廉作者虚拟的人名。在《墨子·贵义》中有如下的一段记载:"子墨子仕人于卫，所仕者至而反。子墨子曰:'何故反?'对曰:'与我言而不当。曰待女(汝)以千盆;授我五百盆，故去之也。'子墨子曰:'授子过千盆，则子去之乎?'对曰:'不去。'子墨子曰:'然则非为其不审也，为其寡也。'"

(8)耕柱子和下文的曹公子、管黔敖、禽滑厘，都是墨翟的弟子。分见《墨子》中的《耕柱》、《鲁问》、《公输》等篇。

(9)计爱无父这是儒家孟轲攻击墨家的话，见《孟子·滕文公》:"杨氏([杨朱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429564-5667811.html))为我，是无君也;墨氏[兼爱](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280966-6494424.html)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"

(10)公输般般或作班，《墨子》中作盘，春秋时鲁国人。曾发明创造若干奇巧的器械，古书中多称他为"巧人"。

(11)钩拒参看本篇注(24)。

(12)关于墨翟赶路的情况，《战国策·宋策》有如下记载:"公输般为楚设机，将以攻宋。墨子闻之，百舍重茧，往见公输般。"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也说:"昔者楚欲攻宋，墨子闻而悼之，自鲁趋而往，十日十夜，足重茧而不休息，裂裳裹足，至于郢。"

(13)都城指宋国的国都商丘(今属河南省)。

(14)这里曹公子的演说，作者寓有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意思。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，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，而表面上却故意发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，以欺骗人民。

(15)连弩指利用机械力量一发多欠的连弩车。见《墨子·备高临》。

(16)郢楚国的都城，在今湖北江陵县境。

(17)赛湘灵作者根据传说中湘水的女神湘灵而虚拟的人名。传说湘灵善鼓瑟，如《楚辞·远游》中说:"使湘灵鼓瑟兮，令海若舞冯夷。"《下里巴人》，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。《文选》宋玉《对楚王问》中说:"客有歌于郢中者，甚始曰'下里巴人'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。"

(18)兽环大门上的铜环。因为铜环衔在铜制兽头的嘴里，所以叫做兽环。

(19)告帮在旧社会，向有关系的人乞求钱物帮助，叫告帮。

(20)关于墨翟坐不住的事，在《文子·自然》和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中都有"墨子无暖席"的话，意思是说坐席还没有温暖，他又要上路了(《文子》旧传为老聃弟子所作)。

(21)关于墨翟献书给楚王的事，清代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(《贵义》篇)引唐代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说:"墨子至郢，献书惠王，王受而读之，曰:'良书也。'"据《渚宫旧事》所载，此事系在墨翟止楚攻宋之后(参看孙诒让《墨子传略》)。

(22)墨翟与公输般关于行义的对话，见《墨子·贵义》:"子墨子南游于楚，见楚献惠王，献惠王以老辞，使穆贺见子墨子。子墨子说穆贺，穆贺大说(悦)，谓子墨子曰:'子之言则成(诚)善矣，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?'子墨子曰:'唯其可行。譬若药然，草之本，天子食之，以顺其疾。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?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，大人为酒醴粢盛，以祭上帝鬼神。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?'"小说采取墨翟答穆贺这几句话的意思，改为与公输般的对话。

(23)关于送你天下的对话，见《墨子·鲁问》:"公输子谓子墨子曰:'吾未得见之时，我欲得宋;自我得见之后，予我宋而不义，我不为。'子墨子曰:'翟之未得见之时也，子欲得宋;自翟得见子之后，予子宋而不义，子弗为，是我予子宋也。子务为义，翟又将予子天下!'"

(24)公输般与墨翟关于钩拒的对话，见《墨子·鲁问》:"公输子自鲁南游楚，焉(于是)始为舟战之器，作为钩强之备:退者钩之，进者强之，量其钩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。楚之兵节，越之兵不节，楚人因此若势，亟败越人。公输子善其巧，以语子墨子曰:'我舟战有钩强，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?'子墨子曰:'我义之钩强，贤于子舟战之钩强。我钩强:我钩之以爱，揣之以恭。弗钩以爱则不亲，非揣以恭则速狎，狎而不亲则速离。故交相爱，交相恭，犹若相利也。今子钩而止人，人亦钩而止子;子强而距人，人亦强而距子。交相钩，交相强，犹若相害也。故我义之钩强，贤子舟战之钩强。'"据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，"钩强"应作"钩拒"，"揣"也应作"拒"。钩拒是武器，用"钩"可以钩住敌人后退的船只;用"拒"可以挡住敌人前进的船只。

(25)关于木鹊，见《墨子·鲁问》:"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。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:'子之为鹊也，不如匠之为车辖，须臾刘(?)三寸之木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功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。'"

(26)募捐救国队影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欺骗行为。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，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政策;同时却用"救国"的名义，策动各地它所控制的所谓"民众团体"强行募捐，欺骗人民，进行搜刮。